

碑記

關帝之獻會要卷五之六

關帝文獻會要卷五

靈武師懿德秉如鑒定

雲間

孫 芭澧有編輯

盛增榮綺霞叅訂

碑記

玉泉山關將軍廟記

唐貞元十八年

董 佺

玉泉寺在覆舟山東去當陽縣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邐信金人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

名羽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
智顗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
遇云願捨此地爲僧坊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
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號前劈巨嶺下堙激潭壤材叢
仆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
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銳孔明謂之絕倫其於
徇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爲
英賢沒爲明神精靈所託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
豐荒於是乎繫昔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資

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素入寺皆
若嚴官在旁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尙書江陵
尹裴公均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
而行攘彼妖昏祐我烝庶而祠廟墮毀廡縣斷絕豈
守宰牧人之意耶乃命邑令張愷始經其事爰從舊
址式展新規欒櫨博敞容衛端肅惟曩時禪坐之樹
今則延袤數十圍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
初營建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
爲異也尙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

文豈足徵其增剏制度則列於碑後

智者大師傳云大師名智顗陳光大中自天台歸
渚宮暇日登紀山遠望當陽見山色如藍上有紫
雲輪囷如蓋念彼當有勝地於是涉清漳過曲沮
至當陽入山尋之初抵清谿與意不契還至金龍
池北百餘步有大喬木空如菴山林幽深可以卓
錫卽止焉一日宴坐林間忽見神物鬼兵山精木
魅種種妖怪千變萬化更出迭沒不可勝名又有
巨蟒長蛇毒蟲猛獸之屬左右盤旋注睛睥睨若
吞若噬師了無怖容授以三歸有頃皆自消滅又
於夜半山空月明見二神人接武而前一人美髯
而威猛一人少年而俊偉師知其非人問曰長者
爲誰答曰吾是漢前將軍關雲長也又問曰少者
爲誰答曰此吾子三郎也日與公幽顯殊途何意
來降曰以師有道行故來修敬曰何所而來曰昔
者吾鎮荊州討漢賊父子忠義之氣死而不散憑
依此山久矣是間人跡不通師住此何爲曰道人

欲於此卜築以奉佛神曰善哉願捨此山作師道
場言訖不見由是智者往覆船山爲第一代師師
旣建道場聚徒說法學者雲集師嘗見神父子就
而聽之一夕見神謂之曰吾昔以軍旅爲事豈知
有佛今者願受戒品永
護佛法師感授以五戒

解州關侯廟記

宋元祐
七年

鄭咸

侯諱羽姓關氏以忠義大節事昭烈皇帝爲左右禦
侮之臣官至前將軍假節鉞侯之名聞於天下後世
雖老農稚子皆能道之然皆謂侯英武善戰爲萬人
敵耳此不足以知侯也方漢之將亾曹孟德以姦雄
之資挾天子以據中原虎視鄰國謂本初猶不足數

而況其下哉獨先主區區欲較其力而與之抗然屢戰而屢敗矣士於此時懷去就之計者得以擇主而事之苟不明於忠義大節孰肯抗強助弱去安而卽危者夫爵祿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視萬鍾猶一芥之輕比千乘於匹夫之賤者豈有他哉忠盡而義勝耳侯以爲曹公名爲漢臣實漢讐也而先主固劉氏之宗種侯嘗受漢爵號矣苟爲擇其所事則當與曹乎當與劉乎曹劉之不敵雖愚者知之巴蜀數郡以當天下之半其成功不可待也而侯豈以此少動其心

哉秋霜之嚴見覲則消南金之堅遇剛則折而侯之
忠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亾居後不可奪也孔融楊
彪皆巨德元老一日少忤曹公乃戮而囚之侯爲曹
公所得不敢加無禮焉比其去也熟視而不敢追然
則侯之所以勝曹公者多矣蓋有以服其心而折其
氣豈在行陣間乎侯本解人廟於郡城之西廟久不
治里中父老相與經營加完新焉時維太守張公別
乘張公相與爲雍容鎮靜之政而解民熙然樂之日
有餘暇可以致力於神矣然則神安其宅厥有由哉

義勇武安王廟記

元至大二年

郝經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傑莫不欲
代漢受命比迹高光而祇事於詐力智計土地甲兵
獨昭烈帝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
復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爲僭僞曹氏
徒爲篡竊孫氏徒爲偏霸竟不能以有漢初王及車
騎將軍飛與昭烈爲友約爲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
取益州留王鎮荊州獨當一面犄角蹙操昭烈進取
漢中王威震許雒幾復漢矣不幸而操權合謀以圖

王王死而曹氏篡昭烈與飛出師伐權以誅讐飛死而帝崩始則王與飛以死事昭烈終則昭烈與飛以死報王嗚呼仁之至義之盡也王諱羽字雲長姓關氏解梁人起義於涿郡戰爭於徐兗奔走於冀豫立功於江淮而授命於荆楚其英靈義烈遍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爲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間并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旂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景仰嚮慕而

猶若是况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年誅操復漢有餘地矣容僞醜正實繁有徒嗚呼哀哉順天當燕趙之衝而府中之廟二皆庠俯塾偏不稱王之威靈歲丁酉權帥府事苑德於雞水南湖之右創爲新廟耽耽奕奕神居巍然初爲廟貌並昭烈皇帝車騎將軍及王爲三萬戶張公來享於廟退謂德曰廟無二主尊無二上君臣同祀而王侍側如昔享觀不專非制也遂議別爲昭烈皇帝廟而王始正南面之位焉巳酉秋大享禮畢請碑其事故推本君臣之義以昭不朽

仍作詩以侑神

漢季草澤生英雄王自蒲坂來山東結交四海皆
兒童燕南壯士忽相逢義氣許與開心胸樓桑五
丈卽沛豐破屋半夜噴長虹指天誓日除姦兇萬
折不易以死從闕如兩虎夾一龍風雷盪天漢火
紅誰知京都遽蕪空盡爲曹氏妖狐蹤忽爾陷賊
當天窮躍馬斬將萬衆中侯印賜金還自封橫刀
拜書去曹公千古凜凜國士風跨有荆益事戰攻
直指許洛期一戎操如喘鼠謀避鋒權如黥梟示

象恭肘腋揜襲有呂蒙遂令大業弗克終飛死帝
崩永安宮三人在天義烈同惟王神威地天通血
食廟祀仍軍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禮
崇作詩頌王興義功願如東坡贊孔融

漢義勇武安英濟王廟碑記

馮子振

大丈夫忠憤不酬於尺寸而廟食滂沛於九州功名
不畱於須臾而義烈感慨於千古長河之北大江之
南大之而偏州迂之而僻縣枵然數十家之聚輒哀
金券地畚土伐木寧鷄衣百結不敢虛丹矐於雲長

之畝宮寧蝸涎一角不敢乏牲酒於雲長之祀事矧
大邦劇邑人物充斥之鄉乎四百年赤帝之祀睥睨
於一旦僥倖之姦兇劉表無意於中原劉虞殞命於
幽朔卯金刀之胄僅懸其一縷之墜緒於樓桑大耳
之衰宗雲長奮起河東與玄德遇自是周旋艱阻接
間抵隙之會未嘗不身親其間議者謂馘顏良於白
馬之圍不如破孟德於赤壁之鬪爭魯肅於益陽之
灘不如降于禁於襄陽之攻功勲垂成貊夏爲厄有
志之士益深悲之嗚呼劉玄德輾轉於公孫羈縻於

呂布棲遲於袁紹進無容足之地退無寄跡之穴四方響應之初附乍合乍散乍奔乍衄不知其幾矣而雲長不肯輒去去輒復返古所稱主在與在主亾與亾者耶人世間梗梗蹶蹶之夫後雲長千數百載所以願爲之執鞭不慕王之剪敵萬人不慕王之雄視百代不慕王乏塊土裂三分之漢鼎不慕王能赤手擎一面之荊州其拳拳白雲長之心特以其當賊操九州之地已有其七之時技窮力殫獨不忍背棄流離顛沛之玄德耳彼張翼德亦若是也英魂凜凜雖

死猶生廣陵之城隍西廡舊構祠嚴事雲長甚謹予
是以掇拾平生衷素若是遂并書之

碑在揚州府城關祠內蘇昌齡

起句馮子振脫草
趙孟頫書稱三絕

解州關王廟記

至正二十五年

陳璘

事君致身之謂忠擇主輔正之謂義故國統旣亾而使復存人心已離而使復合豈非山嶽降神爲國之幹者乎昔桓靈失柄寇盜蠭起一時豪傑提兵叫號名曰討賊實皆雄據封域紹熾於山東術狂於淮右表擅荆襄備敗徐豫假王命以令天下則莫強於操

席父兄以保江東則莫盛於權獻皇擁虛器於上諸
侯肆吞噬於下士君子出有志功名者各擇主而事
焉惟以勢之強弱事之成敗爲身之去就智如或攸
勇如瑜肅咸蹈一轍而王也獨能明順逆伸信義委
身於中山靖王之裔掃羣雄之擾攘復炎劉之祚業
雖屢敗屢奔顛沛流離而志氣不屈卒能輔翼昭烈
克紹正統所謂一旅而興夏一申而存楚者也是其
心所見者一於輔正故其身所許者堅於成仁至於
成敗利害有弗較焉方其視曹瞞之爵賞猶草芥絕